

顾德如 著

夺命



我的抗癌之路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ublisher

夺 命

DUO MING

——我的抗癌之路

顾德纯 著

人 民 军 医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命:我的抗癌之路/顾德如著.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1

ISBN 7-80157-127-4

I. 夺… II. 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1006 号

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路 22 号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842 电话:68222916)

人民军医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国马印刷厂印刷

腾达装订厂装订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mm1/32·印张:10.625 字数:22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17.00 元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作者顾德如是一位患中晚期胃癌达15年之久的幸存者。本书是他从癌症阴影中走出来的真实记录,从精神、饮食、生活习惯、体育锻炼、配合医生治疗等方面详尽地述说了自己的抗癌经历和感受,有很强的实用性和交流价值,为癌症患者及其亲属同病魔作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本书融知识性、哲理性、趣味性、故事性和文学性于一炉,语言幽默诙谐,情节生动感人,相信广大读者读后,一定会从中受益。

责任编辑 张建平 周晓洲

11/10/09

编辑的话

本书写了作者方方面面的抗癌经验和体会，堪称为一本颇有医学价值的治疗胃癌的参考读物，值得向癌症患者及其亲属推荐，深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作者顾德如，就值得一读。他出生农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解放军报社和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从事编辑及学术理论研究工作，发表论文、杂文、诗歌等数百篇。1985年，正当他事业上和生活上一帆风顺、踌躇满志之时，不幸患上晚期胃癌，随之提拔的命令被搁置并提前退休，妻子在与其长期分居后又提出离婚，家庭拆散。面对癌魔及其伴随而来的一连串无情打击，他顽强抗争，抬头挺胸，从容直面命运的挑战，称得上是生活的强者。病后十多年来，他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包括《夺命》在内的5部著作，约400万字，该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更神奇的是面对勇敢无畏的顾德如，癌魔竟无可奈何

· i ·

地步步退让、萎缩,今天的顾德如健如常人,活力四射。烛泪流淌时跳跃着浓浓的诗情画意,梅菊披霜裹雪时格外令人赏识和赞叹,癌魔犹如一道绚丽的彩霞,照亮了作者沉重而自豪的前程。作者顾德如濒临厄难后,不失时机地转移阵地,另辟蹊径,再造辉煌。他在与癌魔的反复较量中,深解社会,颇精活法。他当然不该常吞沉默,泣在一隅。作为编辑,我们读了本书的初稿后,心灵受到极大震撼,获益匪浅。《夺命》的字里行间流淌着的不是恐惧和悲怆,而是呐喊与铿锵。全书语言幽默诙谐,情节新颖生动,知识趣味性和生活哲理性力透纸背,许多故事近乎精美散文或微型小说,寓意深刻,振聋发聩。

我们丝毫不怀疑本书将拥有一个广泛的读者层。相信有幸与本书谋面的读者,读后定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读有所值,思之良多。

演绎搏杀癌魔的战争

（代序）

要我为《夺命》写序，感到很为难。作为“小字辈”，无论年龄、身份、地位，还是才能、学识、知名度，都没有资格作序，尤其是没有资格为我长期尊为师长的顾老先生的书作序。

尽管如此如此地不配（几乎到了天理难容的地步），最终还是服从了顾老的“命令”。这完全是受报恩思想的支配。长期以来，顾老一直像老师、兄长一样，关心、关怀、关爱和鼓励、帮助、支持我。他伸向我的友爱之手，始终给我以力量。每当我出版一本书、发表一篇文章或一幅摄影作品，他在一番溢美之后，总是叮嘱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曾像文学界、摄影界的一些老前辈和朋友们一样，为我将兴趣和精力由文学、摄影转向“仕途”（曾在后勤学术杂志社担任副社长四年多）而惋惜、难过。他连我个人的生活也颇为上心。在我打光棍时，他曾约我到他家与一个女孩见面，并赞助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曾为我的年龄、军龄、能

力、贡献与职务不相称鸣不平，那痛心疾首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本人，我倒是常常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在看了我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后，他就说我调入后勤学术杂志社是进错了门，投错了胎。在没有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就把我推荐到解放军报社文艺部。文艺部领导在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之后，很快由解放军报社政治部向我所在的后勤学院政治部发了商调函，表示同意调我。因为当时我在后勤学术杂志社是最年轻的编辑，同时又是文学、摄影两栖编辑，部领导和社领导都不想让我走。领导恳切和真诚的挽留，使我改变了“跳槽”的主意，这就意味着顾老这次自发的“挖墙脚”活动以失败告终了。作为漫长人生道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他可能很快就淡忘了这件事，但顾老对我的这份真情、这份厚爱，我终生难以忘怀。

在做人方面，顾老确有不少令人钦佩和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相识于七十年代末。那时我才二十几岁，顾老已届不惑之年。从年龄上说，我们几乎相差一代。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毕业生，而他是“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他不是因适应不了解放军报社的工

作性质和要求才改换门庭的,而是不愿终生为他人作嫁,想有点自己的“产业”,才投奔后勤学院的。我和他可谓门不当、户不对,可他舍得自我降低身价,愿意和我来往,并对我奖爱有加。我们便过从甚密,很快就成了挚友。早年我经常送上自己写的一些文学作品的初稿,请他审读。他也提过一些修改意见,但更多的是夸奖,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他说他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不如我,要老老实实当我的学生,向我学习。在许多场合,他总把我的“价”标得很高,甚至说在才学方面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说真的,开始我曾怀疑他是不是有点虚伪。不过这种怀疑很快被事实击得“粉碎”。他与本单位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相处得很融洽,曾发表了许多共同署名的文章。对那位年轻人也是张口一个“良师”,闭口一个“益友”。他对领导、同事、朋友,客客气气,不见有狂样。这次他要我写序时,反复强调,是请我为他的书写序,而不是请我为他进八宝山写悼词。他还威胁我说,我要是借故推托“有旨不遵”,就别怪好朋友翻脸不认人。

顾老啥时候都有一股不苟活、争上游的劲头。他学习、工作得颇为出色,多次受到表扬奖励,当

过先进典型，还荣立过一次三等功。在乒乓球台上，我未见他玩过花架子，挥一拍是一拍，是当之无愧的业余乒乓球高手。他下象棋时，常演四面楚歌的悲剧，几个人、十几个人围攻他，要将他斩落马下。我曾偶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给他支过招。他总是遇困不乱，临危不慌，镇定自若，奋力拚杀，俨然一个群英会中的诸葛亮，当阳桥上的张飞。赢了，他面露喜色；输了，他要求再来。他是敢在后勤指挥学院设擂台当擂主的为数不多的棋手之一。搬到干休所后，他便成了棋坛“巨无霸”。给我的感觉是，对于任何事情，他不干便罢，干就要把它干好。他不讳言败，但从不服输。凭着奋发向上、忍辱负重的精神，他这个农家子弟在社会人群阶梯上获得了一个不算太低的位置。要不是癌症的恶作剧，他的境况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我看得出来，即便在患癌症之后，他仍在用辛劳和汗水，顽强地去寻找新条件下自己所向往的新位置。应该说，他获得了成功。我和他有着相当类似的家境、经历和身世，对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就更加佩服。

或许正因为我是顾老最忠实的学生、最真诚的朋友、最虔诚的崇拜者，《夺命》的序也就该由我

写。再说了,改革年代了,打破常规、违背常理的事多着呢,但写何妨。豁出去了,说写就写。

二十世纪科学对于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了一个包括数十个学科和数百个分支的庞大生物医学体系。通过还原论方法,弄清了生命的物理、化学变化和致病的生物理化因素,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使发病率、死亡率显著下降。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人类生命与病魔所作的无数场搏斗中,一个个新的恶魔杀手相继现身——恶性肿瘤便是极其凶残的杀手之一。传统的医学体系和模式对它基本上无能为力,采取的战术只能是且战且退。即使借助于较为先进的设备,挥刀砍向恶魔——采取手术疗法,也难斩草除根。可恶的癌魔“狡猾”至极、转移极快、且有“分身术”,可以迅速扩散。即使借助于较为新型的手段——采取放疗、化疗,仍难大见成效。可怕的癌魔“顽固”至极,医生们煞费苦心使出“杀手铜”,往往不能阻止癌魔夺取病人的生命,只能望癌兴叹,对自己的病人作出“死刑”或“死缓”的“宣判”,而绝大多数病人自己也认为“在劫难逃”,被不幸言中。

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事物总有其特殊性。本书的作者顾老——一位坚强的革命军人,就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演绎了一场搏杀癌魔的战争。十五年前,他被诊断为胃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医生也曾给他下了“死缓”的结论,但这位硬汉不甘心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啊,作为一名受人民养育多年、受党教育多年、正值事业鼎盛时期的共产党员,“临阵脱逃”,销声匿迹,岂不是辜负了人民的养育之恩?再说,这样匆匆去见伟大导师马克思,还没有什么像样的“见面礼”,岂非操之过急?在生死关头,顾老不是简单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生物属性的人来考虑,而是更多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属性的人来考虑。面对日益逼近的与癌魔相伴的死神,他坦然准备“后事”,努力完成未竟的事业,以此来作为自己的“遗嘱”。即使在军事后勤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课题和任务,也可以“转移战场”,在搏杀癌魔的战争中冲出一条血路,为人类最终战胜癌魔当一回“董存瑞”,炸掉一个暗堡,增加一个突破口。他成功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至今依然健在。我敢说,他的幸存,医生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他的主观能动性是更重要的。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我

知道,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高尚的灵魂、顽强的品格、不屈的精神,可以治病,甚至可以治癌。

胃癌搞恶作剧也就罢了,一些麻烦,一些不愉快,也乘人之危,对顾老滥施淫威,恣意戏弄。他没有以一副无奈的可怜相去应对,而是尽显铿锵有力的男子汉本色,直面命运之神的挑战。他抗争着,镇定着,潇洒着,轻松着。他在新属于自己的生活层面上,选择了最佳的活法。他怀着人生何时不闪光的坚定信念,在比健康人窄小得多的用武之地上,乐此不疲地创造着,写出了搏杀癌魔的战地日记——《夺命》。因此,它有资格光顾癌症患者家的书架,受到患者及其亲属的恩宠。阅读《夺命》中关于这方面的文字时,心情难以平静,我觉得它是精神滋补价值较高的文化产品,可以并且应该进入百户千家。

我也愿意向文学爱好者们、向追求精神享受的人们叫卖《夺命》。因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正宗的、纯种的医书,倒近乎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它的许多篇章,采撷出来,就是独立成篇的散文、故事和微型小说。还有着精彩的景物描绘,俏皮的人物对话和诸多生动、准确、鲜明、富于形象性与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它是一本文学含量较

高的书,值得文学爱好者为它破点小财。

《夺命》对作者在“三年困难”、“十年动乱”等重要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都有较为详尽记载,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总之,它是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书。我喜欢它,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它。

顾老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生活中不乏幽默、风趣。文如其人,我是在摸了摸口袋中的手帕在不在后才读这部书稿的,但并未见太多的眼泪、呻吟,而是有着强烈的轻松和欢快感,被向上的、积极的力量感染着、震撼着。只是觉得有些地方写得松散了些,“自由”了些,颇似《参考消息》中一些文章的写法,不太合中国传统的作文规范,也可能不合部分读者的胃口。不过,这毕竟是璧玉微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顾老的顽强精神和传奇经历,在向癌魔发起挑战的同时,也向传统的生物医学体系发出了挑战,向世人昭示:只从生物属性上来认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分析病因的变化,研究预防和诊治,而忽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有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上深入研究,才能为医学科学开拓新领地,使之更加多层次、立体化、网络化。从这个

意义上说,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也不妨读读这本书。如果能使防治癌症的专家们从中受到一些启发,那么,当本书作者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也就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人固有一死,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者都为数不多。作为一名当代的军人,一名坚强的战士,一名冷静的思想者,顾老想得更多的是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多作一点贡献。

孟醒生

2000年8月16日

目 录

第一篇 恶魔缠身

- 死神按响了门铃 (1)
- 恐惧独霸脑世界 (7)

第二篇 追根溯源

- 一份不该的遗赠 (10)
- 不堪回首忆吸烟 (12)
- 狂饮豪喝埋祸根 (19)
- 佳肴也有不佳处 (24)
- 对辛劳的不公正 (32)
- “心栓”不“拨”难有好 (47)

第三篇 身心俱损

- 欢愉顿时被封存 (66)
- 仕途漫漫今路绝 (74)
- 煮熟的鸭子飞了 (76)

折翼飞机裁得快	(77)
泣向生活杳杳处	(78)
“俗气”未解愁岂断	(81)
欢乐权失讨不回	(85)
所到之处挽歌起	(90)
为寻旧欢添新愁	(93)
万般无奈且偷乐	(96)
非“份”亦得奇且冤	(99)
处处烧纸逐瘟神	(112)
此恨绵绵无尽期	(115)
苦不堪言灾中灾	(120)
地地道道“残次品”	(125)
只识呻吟百病生	(126)
货真价实“试管人”	(129)
骚扰家人心何忍	(133)

第四篇 绝处逢生

死别一刻也美好	(139)
死而无愧何惧死	(144)
哪有迈不过的坎	(146)
丝未吐尽怎言死	(150)
能担重任超先人	(151)
有“初一”就有“十五”	(155)
“老本”足够“赔”一阵	(158)
何把医生当法官	(160)